



泰山

(1983年5月26日—27日)

今天告别曲阜，赴泰安。吃了中饭，便动身上泰山。由旅行车送到中天门，始步行登山。路旁，山势雄伟，但无黄山之险。因这里是历代帝王登极祭天之处，沿途多题刻，成了一大特色。喜喜爱者匆匆录之。

云步桥畔的石亭廊柱上，有两联，其一云：“风尘奔走历艰辛思晚乳；因果研究积功德敢朝山。”其二云：“跋险惊心到此浮云成梦幻；登高极目从兹虑自销沉。”

过朝阳洞，有一首诗，长洲王大埭所题，诗云：“虬枝万干嵌危峰，稷稷清风翠影浓。自是腰间森傲骨，当年不受大夫封。”

午后两点开始攀登，四点半到达南天门。不知是高山反应作祟，还是天气起了变化，下雨了，真扫兴。下榻岱顶宾馆，宿最佳房间。气温下降甚多，要穿军用棉大衣方能御寒。雨越下越大，天地一片雨雾，无法外出。尽管在烟台看够了日出，但自从读了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以后，到此观赏日出，成为登泰山重要节目，缺此一项与未登泰山一样会成憾事。所以特别希望明天放晴。

谢谢老天帮忙，放晴了。凌晨两点半，月光透过窗口洒到床上，我差一点叫起来。我的第一感觉，是泰山顶特别宁静。尤其是在云收雨霁明月当空的那一刻。于是，便按平时习惯起床写小说。不久传来左邻右舍的动静，戴厚英、王安忆、薛海翔他们都起来了，一起赶往玉皇顶，据说这是观日出最佳的地方。

整座泰山被云海拥戴着，云海上，峰峦间的山石、林木备觉清新。我们来得晚了，这时候，玉皇顶上的殿宇东侧，殿宇高墙下的岩石上，以及探海石那边，都已经站满了游客，面对东方，在等待日出的那一刹那。我们选了一处，加入了静候群列。气温相当低，穿着军用棉大衣还觉得咽喉不适。云海那端，“海”天相接处，有一抹桃红，被

巴颜喀拉山脉绵延至青海、四川交界，生出一对壮美奇丽的“孪生兄弟”——位于青海久治县的年宝玉则、位于四川阿坝县的莲宝叶则。两座大山，山奇水秀，原始古朴，是自然爱好者向往的天堂，更是当地藏族同胞朝拜的神山。

因生态保护需要，年宝玉则关闭了“天神的后花园”，而“蜀山之源、昆仑天梯”莲宝叶则继续向我们敞开怀抱。在强降雨频繁的今夏，难得逢着天朗气清的好日子，朵朵白云飘动于蓝天之上，好像神山向我们递来了请柬。

进入莲宝叶则景区，车子继续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了20多分钟。大家举着手中的相机，唯恐错过什么，可手都举酸了，还没看到传说中的“魔幻世界”。正当我们议论是不是走错了路，司机突然大叫一声：“快看前面！”只见路的正前方，一座刀削斧砍的山峰兀然耸立，云雾缭绕，如梦似幻，像是通往神界的大门徐徐开启，又像四合院门口的照壁，让里面的景致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愈发引人神往。大家抑制不住喜悦，赶紧在盘羊坪下车，虔诚地朝山上走去。

此时的海拔已攀升到4400多米。走在我前面的藏族阿妈看去年纪比我大，脚步却比我轻快。她的孩子更像山雀儿一样，一会儿就飞到了远处。我们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，只能弯着腰缓缓向前，还不时停一停、歇一歇。身处神奇未知的高原，望着森然壁立的高峰，我们由衷地敬畏自然，而想到我所在的自然资源行业，想到那些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测绘队员，想到同行们一次次自我超越、一次次登上高峰之巅，我又生出了自豪和信心。此时，双腿好像又有了力量，站起来，走起来，路虽远，行则将至。

当你怀着敬畏之心，坚定地不断攀登，小心地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高山大川就会展露笑颜，为你铺开一条光明的坦途。沿着木栈道一步步向上，眼前的景致也是移步换景，雪山、冰川、湖泊、草原、瀑布、雄、奇、险、秀，丰富多样的生态景观，在这里一站集齐。置身其中，你的前后左右，360度

登岳二章

□ 俞天白

一条云层遮盖着，最浓最鲜艳的，却是云层尽处的那一抹，我们以为那必是日出之处，给了无限的期待。有人却认为云层太厚，无望地走了。四时五十四分，极红极亮的一点，突然出现了，如一蓬火星，跃入人们的心里，点燃了积聚的希望，在一片欢腾声里，迅速扩大，如眉，如炬……想不到，这轮红日是在离桃红最浓的北部五六米处，并无征兆的淡青色的“海”天相交处涌出的。日从海上出。大概那边就是黄海，先前所见的桃红，是光之折射吧？五六分钟以后，整轮红日全部升起，但未见其腾跃状。据宾馆服务员说，像这样的日出景象，几个月也难以碰到。我们有眼福！我有资格这样说，到庐山、黄山、去青岛的轮船上及烟台等地数次观日出，以这次最为满意。

华山

(1991年8月24日—25日)

我们下了车，华山的雄姿扑入眼帘。这种高峻苍茫的雄伟，这种深邃不可测的唯我独尊的气势，让我们深深震撼。时在午后，阳光猛烈，投射在山体上产生的那种光与影聚合下的巍巍身姿，让人不得不肃然敬畏。一抬头那一瞬间的感受，完全可以用“逼人”形容。压顶而来，每一根神经都被掌控了的体验，只有在这儿才能获得！真的，毫不夸张！

我们按计划而行，上山去，到山上住！说真的，这一刻，我还吃不准是否上得去。此山以高与险闻名，早有思想准备，面对超过想象的这派气势，不能不慎重，尤其是要赶在上山寻找住宿这一时间框框之内。便对同行的小陈说，能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，信步而行吧！小陈说，好的。

登山便这样开始。开头，真的累，路是新修的，斜坡铺石，并非台阶。经毛女洞、药王洞以后，我倒渐渐适应这种道路，累乏也消失了。过了青柯坪到回心石，听小摊的女摊主说，只走了一半，最难最险的还在后面呢，我的兴致依然不减。回心石，就是攀登到此

都想回头的意思，对我却不起作用，我的信心大增！精神抖擞地一口气经千尺幢、百丈岩而到了北峰！一看手表，已经六点，我仍然坚持继续登山，又经两个小时而到西峰宾馆。居然腿不酸，不觉累乏。

如此亢奋，很值得研究。应该承认，华山比黄山更险峻。因气候干燥，山岩所呈现的，都是乳白色，缺少丰润之美，景色变化也不多，这种险峻，却将我穷究探胜的心理激发出来了。另外，也是与小陈同行竞逐的好胜心，在暗中鼓动。这分析大致上可以成立，其他人能够走通这一条路，也有这种因素。这就是走通了华山一条路留给我的思考。

沿途题刻甚多，属摩崖石刻，登山峰途中就有三百多处，只能粗粗浏览，值得一记者更少，唯有过了北峰以后的“白银世界”，是同盟会元老马彦祥所题，写实之传神，增加了我对这座名山特色的理解。

到达金锁关，天微雨，但景物仍可欣赏。这是一座城楼一般的石拱门，是通往东西西南峰的咽喉。杜甫《望岳》中“箭括通天有一门”，指的就是此处。另外，根据道家的华岳为仙乡神府之说，而有“过了金锁关，另是一重天”的民谣。未达“仙境”，在此却看到了壮丽的落日。到达西峰宾馆，雨水大了。来此投宿的不少，好的铺位，每客每晚十五元，五人一室。二人一室为阁楼，同一个价格，不供应茶水。但所谓供应，也不过是热水瓶所装的开水而已，无沐浴洗漱。有自来水，却控制使用。遥望中峰之住宿处，不见灯光，此处却灯火通明，马达轰鸣。原来，此处的优势，就是自备了发电机！

五人的房间，却只有我们俩。说是还有人，虚位以待。之前在山下听说，游客一般是晚上上山，可能确实如此。

后来到底没有客人增加。我以为下了雨，无人上山来。但早上一打开窗子，只见食堂里都是伏案而眠的游客。显然，他们是在山下住宿，黄昏上山来的。

莲宝叶则纪行

□ 王彦



莲宝叶则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全是风光大片。这里的每一座山都雄奇峻伟，每一座又都姿态各异，各种人物、动物造型栩栩如生。山上还不时飞泻银瀑流泉，山下各色野花翻滚成海，让刚健的大山透出几许温柔、灵动。沉醉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时，高反带来的头疼、气短渐渐被抛于脑后，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，真正融入了群山的怀抱。

莲宝叶则吸引我的，不只是怪石嶙峋的大山，还有经久不衰的英雄传奇。据《莲宝叶则神山志》记载，这里是格萨尔王征战的古战场。格萨尔王铸剑台、斩杀魔王的断头台、神剑劈开的天堑、神驹留下的蹄印、驻军的营盘、点将台……庞大的石头城堡，处处印刻着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。这些动人的故事，也在当地的老人孩子之间代代传颂。一阵风吹过，漫山遍野的石头山顷刻间化为王的千军万马，巍然屹立，阵列威严，随时准备投入生死搏杀。而远处一簇直插云霄的山峰，又像是王的宝剑，闪烁着凛凛锋芒，让妖魔鬼怪闻风丧胆。传说中，格萨尔王一生南征北战，降妖伏魔，除暴安良，统一了大大小小150多个部落，是藏族同胞引以为傲的旷世英雄。于是，人们用奇美的莲宝叶则来承载英雄的风骨，用世上最长的史诗《格萨尔

王传》来铭记他的传说。

肃杀的古战场，也有柔情的时刻。当正午的阳光照亮“4520观景台”的巨石，我们才恍然发现，不知不觉已抵达了海拔4520米的高度。站在这里远眺，群山围绕的扎尕尔错仿佛一颗闪闪发光的绿宝石，镶嵌于静谧的山谷之中。而通往湖畔的弯曲小路，就像串起宝石的一挂项链。它是格萨尔王献给爱妃珠牡的礼物吗？或者，这湖水本是珠牡多情的望眼，清澈的眼波盛满了对丈夫的牵挂和思念，这就是“4520”传达的心意吧。当然，从科学的角度讲，这些湖泊都得益于山巅积雪和冰川融化。圣洁的甘露源源不断地流向山川、村寨，滋养了万物，更净化了人们的心灵。

这时，光线恰到好处，洁白的云朵、伟岸的山峰映入清澈的湖水，山光云影共徘徊，刚柔并济醉人心。湖畔，我仿佛看到一对背影，丈夫牵着妻子的手，向着家园，徐徐而行，此时，再无硝烟滚滚，只有炊烟袅袅。

如果说孤城万仞的石头堡是电影里的“魔界”，那么，静美温馨的湖畔便是遗落人间的“仙境”。在“魔界”与“仙境”、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中穿行，不经意间，还认出了一位书本里的“老朋友”——世界名贵花卉多刺绿绒

蒿。六点半起床，上山巅观日出。雨雾蒙蒙，如云如雾。满天云层，未见日出，却发现我们所到之处的“险”：脚下，山势如刀，谷深不见底！昨晚，我们竟是躺在悬崖峭壁上度过的，这就是金锁关文字介绍中深邃千丈的景象了。我庆幸昨晚在雨中糊里糊涂地入住，如果事先知道，是否会在此落脚？人住了能否安然入睡？

没有早点供应。迭起的俊峰秀峦在前，引诱我们空腹去“赶山”。先去南天门见识久仰的“长空栈道”。雨却越来越大，目力无法达数十米外。所谓“南天门”，与泰山同名者，就是形状相仿，只是规模小一些，可谓泰山南天门之微缩。殿宇破旧，没有供奉任何佛像，殿后有道观。其后，就是“长空栈道”。此地为“智取华山”用奇兵之处，与北峰老虎口的作用相似，在绝壁上凿出栈道，以铁栏杆护之。据说下临万丈深谷。我试走了几步，风雨太大，心悸腿软而止步。

本来打算游了南天门以后去中峰。稠密的雨打消了我们的游兴，改而直奔西峰。古时华山被称为莲花山、莲花峰、芙蓉峰，就因为西峰峰巅有一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如莲花瓣，属观景的最佳处。雨太大了，经过代表华山形象的百米山脊那一刻，风狂雨骤，很有把人卷到百丈深谷里去的气势。我俩攀缘而上，到达西峰。过道观，上峰顶六角塔处，仍被一片雨雾遮住了所有景物，虚无缥缈，道家所谓华岳如仙乡神府，真的体会到了。至于莲花形的瓣瓣巨石，却对不起，不愿露真容了，只得惘然返回。过千尺幢，一级级石阶水泻如小瀑布，鞋子里都给灌满了，双腿也感到了疼痛，幸而坚持到了山下。

我发现，雨中的华山山景，比上山时漂亮得多，就因为雨水丰润了那一片枯燥的、被喻为“白银世界”的“白”，被掩盖着的绿，便借此盈盈然地来向我们展示其丰采了。可惜没有办法拍照。冒雨上山的游客，却仍然络绎不绝。

(本文节选自《生命在路上：旅途杂记》，文汇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)

盼风，消暑热。

风从哪里来？

风从弄堂里来，弄堂风。东西通透，南北顺达，有风迎面拥抱，温柔。风里有炒菜的香味，黄酒、河虾、辣椒、毛豆。风里有邻居的问候，下班了？今天手气如何？孩子作业做好了没？风里有猫的撒欢，“丁丁，跑得慢点。”“当当，你不听话了，是不是？”虎皮猫悄悄走过，尾梢还留在视线中。平江路，身着汉服的女孩，腮上红晕、眼角闪光，仙飘飘说笑着。或者撑一把伞，倚着墙角，酝酿情绪。男孩递给女孩粉色的小电扇，吹开女孩脸上的如花笑靥。茉莉花播的香气飘来，拽住了游人的脚步。白兰花开在枝间，清雅。

风从岸边来，河面风。“走，去河边，风大。”夕阳已被挡在高楼头。健身步道上，背着包的，攥着手绢的，摇着纸扇的，跟着风的脚步，享受风的惬意。运河上，皮划艇运动员们还在向着目标前行，爱好者们整装待发。余下的皮划艇，红黄绿蓝黑，整齐排列，仿佛已经集结好的士兵，只待一声哨响，即刻“飞箭离弦”。东园，荷叶翩翩，清香隐约，花映水，水映鱼，蓝天白云水里行。水上波纹，无声漾开。偶尔“哗啦”一声，只见巨大的波纹，不见鱼尾踪影。白鹭鸶羽轻扬，鸥鸟群集，或顺着风滑翔，翅膀轻触水面，嘴上活鱼甩尾。金鱼藻，墨绿，水里摇荡，像运河的清梦。太湖边，苇叶轻摇，远处，船帆张满，在古今交汇处出发。

风从城墙上来，高风浩荡。相门城墙，凌霄火红，好奇地往上爬，想看看墙后面的风景。踩着青砖，挂着相机，“噢，在拍我呀”，凌霄的脸更红了。“咕咕噜噜咕咕”，循着声音四处寻找，只有声音戛然而止时留在爬山虎叶丛上的震颤。“咕咕噜噜咕咕”，碧蓝天空下，亭子翘角上的那只鸟对着风放松地唱。“呱呱”“呱呱”，这是风里送来的唱和，是布谷鸟吗？叫声响亮、干脆。嘘！轻点，再轻点，城墙下那只鸟儿真漂亮呀，黄色腹部，绿色头顶及背翅，蓝色喙边喉部与翅下缘。鸟儿知道我在拍它吗？配合地在我手机里留下色彩艳丽的惊喜，一查：橙腹叶鹀。西北望，北寺塔，在丁达尔光中摇响檐角的风铃，风变了魔术，谱在铃声里，风有脚，一路叮叮。柿红色的夕阳，变化着红与黄的色彩协奏，惊艳，可堪直视。欣赏花，感受风，认识鸟，惊出浮士德般的心声：停止呀，你真美丽！

风从树梢来，叶儿跳舞，或婀娜，

或豪放，或婆婆。哗哗，香椿树的叶子在晨风里快乐地歌唱，也把清凉送到人心里。雪松也接到了风的信息，摇摆，尽情摇摆。窗外竹枝轻盈，身姿曼妙。新桥河边，柳条展示它的柔韧，一荡、一点，够到啦，河水痒痒。鱼儿想跳上树梢荡秋千。是这片叶跟那片叶在说话吧？知了知了，树叶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，或者弯腰打躬，或者点头颌首，或者热烈相拥，或者礼貌致意，或者轻轻细语，或者遥相呼应，或者领意默会，或者叶笑树信，文质彬彬。

风从田野里来，苗儿青青，水波晃晃。郊区，农人走过自己的秧田，当初汗水、雨水中蔚下的小苗，喝水、扎根、晒太阳，近看稀稀朗朗，远看绿蓬蓬一片。从秧到稻，它们会换几身衣裳呢？从嫩黄绿色到碧绿到深绿再到金黄，从柔软到叶缘细齿整齐，从纤纤细细到茁壮发棵，从稻花密匝到稻穗沉甸甸。青蛙都不好意思了，穿上绿色金斑的外套配合，与闪闪烁烁的萤火虫一起，等待稻浪绵延，稻花飘香，金色丰收。

风从云端来，蓝天如海，云朵游弋。蓝天是海洋，任云儿支起风帆，驶向天际的每一个方向。风调皮，吹口气，云躲闪，轻逸地飘、迅速地移、大团翻涌。蓝天是大操场，任云儿撒欢。云儿变幻，熊、狗、花朵、鲸鱼、奔马、棉花糖，想怎么变就怎么变。云儿玩打滚，前翻、后翻、助跑翻、循环翻，想怎么翻就怎么翻。云儿抱抱也撞撞，手拉手也挥挥手，暂别，随时喜相逢。

风从耳边来，听蕉叶摇曳，竹林沙沙；听风车吱溜，虫儿振翅；听风轻拂窗帘，雷雨敲檐瓦；听市声忽远忽近，书页忽动忽静；听脚步渐行渐远，梦里吃语模模糊糊；听旗杆上的红旗猎猎，耕云人的飞机轰鸣；听店家的酒旗摇曳，家里的风扇呼呼。

风从心底里来，安静生凉，身轻神远，衣袂飘飘。风停在你的发梢，藏在你的裙角，在你转身的飞扬里。夜凉如水，浴在风中，可以思考，可以沉默，可以高歌，可以细语。陶笛的音符在风里漂泊，风里的故事在古坝的幽幽里展开。

风从远方的远方来，有日常琐碎，有思念热爱，有汗水泪水，有悲欢离合，有生老病死，有播种丰收，有战火冲突，有奋斗失败，有挣扎痛苦，有和平的消息。

风过，抚平一切，却一定会在心灵里留痕。

游走知北村

□ 何金福

知北村，隐于吉林梅河口绚烂的“梅小野星光花海”之中。村如其名，这里是领略东北风物、感知东北民俗的好去处。

踏入知北村，微风轻拂，柳叶马鞭草花海如梦似幻，绚烂夺目。各色鲜花竞相绽放，窈窕婀娜，犹如盛装迎宾的佳人，欢迎远方来客。路旁渠水清澈见底，悠悠流淌，承载着岁月的故事与浓郁的乡土情愫。

放眼望去，一栋栋泥草房错落有致，尽显东北农村传统建筑风格。泥草房以土坯筑基，稻草覆顶，木格窗透进煦煦日光，木板门轻启，岁月静好。屋檐下，锄头、镐头、镰刀等农具井然有序，诉说着农忙与丰收的故事。墙上，金黄玉米穗低垂，红辣椒串如火焰，洋溢着农家生活的热烈与淳朴，让人深深沉浸于这份简单而真挚的田园风情之中。

庭院栅栏多以树枝、玉米秸秆圈成。院子里，一盘古朴石碾悠悠静放，似在诉说往昔的勤劳时光；一辆木轮车斑驳了旧日痕迹，静静守候着岁月的轮回；而那口沉甸甸的大酱缸，更是藏着家的味道，勾起我心底最温柔的乡愁。

轻推木门，步入屋内，一束光透过窗，洒在尘封的角落。灶台上，

一口黑铁锅静静地守候，仿佛岁月深处的守望者。斑驳的墙壁上贴着泛黄的报纸，每一行字都镌刻着过往的印记。炕边，双开门的炕柜矗立着。房梁上，两根粗绳悬吊着婴儿车，轻轻晃动，耳畔恍惚响起母亲温柔哼唱的摇篮曲，温暖而悠长。

推开门扉，怀旧气息扑面而来。货架上，老物件琳琅满目，静默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两角“拖把”的甜蜜、一角辣条的诱惑、五角无花果的酸涩、两元刨冰的清凉……儿时的零食香气交织，与质朴的老花布、帅气的海军衫，以及簸箕、提篮、煤油灯下昏黄的光影，共同编织成一幕幕温暖的童年记忆，让人心生感慨，回味无穷。

沉醉于知北村的温柔怀抱，时光仿佛在此轻轻驻足。步入东北十坊，传统手作的韵味在那里潺潺流淌。沿街铺展的粉坊、豆腐坊、春米厂等，纯手作的艺术在此生生不息。伙计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肉馅包子香气四溢，五谷杂粮饺子热气腾腾，葱花烙饼金黄诱人，小铝盆烤肉滋滋作响，于灶地锅鸡暖胃更暖心……

游走知北村，不经意间，我们仿佛穿越回那段简单、淳朴的美好时光，唤醒了和对过往岁月的深深眷恋。

